

湘山蜜橘

郑彦英

霜降过了，阳光竟然还那么艳，给我面前的雪峰山镀了一层冷峻的金色。闪闪烁烁的蜜橘园里，一个满脸青春气息的湘妹子正在直播。

湘妹子的手机支架稳稳地立在树下，手机却在她的手里握着，另一只手托着悬挂在枝头的蜜橘。随着手机镜头的推拉，她脸上的笑容也愈加明朗。

这是湖南省洞口县雪峰山下的一个蜜橘园。正值蜜橘销售旺季，各地的客商云集洞口，我闻讯赶来采风。洞口姑娘小云告诉我，正在直播的湘妹子是她的榜样。我一下来了精神，拨开树枝就要过去采访，却被小云拦住了，说她正在干正事，现在别去打搅了吧。

从小云真诚的眼神中，我看清了湘妹子在她心中的地位。小云告诉我，湘妹子名叫彭钰瑶。大学毕业后，彭钰瑶在大城市有了稳定工作。一次骑着“电驴”回村探望父母，在山间的小路上，她发现一对老夫妻坐在路边的石头上喘着粗气，身旁是大大小小的包裹。一问，竟是同村的。彭钰瑶便帮他们把包裹驮到“电驴”上，送他们往回走。

走着聊着，她才知道，农村有很多像老两口这样的留守老人。儿女在外面打工，老人不会使用现代化的网购工具，甚至不会用手机，买东西只能跑到好远的集市，走一路歇一路，十分不便。老两口一路说，一路叹息。

把老两口送到家后，彭钰瑶回家问父母，自己上学时，父母是不是也这样？父亲点点头。

彭钰瑶心里沉重起来。之后几天，她骑着小“电驴”，跑遍了洞口大大小小的村庄，心里暗暗有了主意。这么多的乡村老人不会使用电商平台，无形中空缺出一个巨大的空间，何不补齐这个空间，让老人们的生活方便

起来。只要大家都乐意，只要不赔钱，能让老人们生活方便，这个平台就有存在的意义。

说干就干，彭钰瑶给平台取了个文雅的名字：格韵潇湘。

我们边走边在果园穿行，绕行在离彭钰瑶不远的地方。前面，一对中年夫妇正往平板车上装橘子，挥汗如雨。小云告诉我，那是彭钰瑶的父母。

我眼睛一亮，立即过去帮他们装车。装满后，我问他们往哪里销售。彭钰瑶父亲擦了一把头上的汗，说：“香港。”

她母亲补充了一句：“人家都是跟瑶瑶订的货。”

我也擦了擦汗，问：“订了多少？”

父亲一笑：“不多，10吨。”

我感叹：“10吨还少？还有比这更大的买家？”

父亲咧开嘴：“那当然。”

我禁不住说：“你们支持女儿办电商平台，弄对了。”

她父亲打开了话匣子。

当初，彭钰瑶把自己做电商的想法告诉父母，父母坚决不同意，认为她已经在城里有了工作，当老师，又稳定又体面；若在家乡建立电商平台，辛苦受累不说，哪有在城里当老师有面子？

母亲在一旁叹了口气，说那年过年，瑶瑶的同学都回来了，到家里来找瑶瑶玩。人家有的考上了研究生，有的在大公司挣了钱，有的在城里安了家，她觉得自家儿女太没出息了，应该再回城里，去当老师。

第二年，彭钰瑶干脆搬出了家里。她没向家里要一分钱，铁了心要把电商做下去。

有一天傍晚，彭钰瑶要给一位老人送网购的货。父亲心疼女儿，陪着去

了。货送走后，老人一脸高兴，拿出现金给彭钰瑶。一数，还差十几块钱，就翻箱倒柜地找。彭钰瑶连忙说就这么点钱，不要了。这让父亲很惊讶，回家的路上，父亲问为什么赔着做。女儿一笑说，老年人生活不易，体谅一下。

说到这里，有人拨开沉甸甸的蜜橘树枝，弯下腰向我们走过来。我一抬头，是彭钰瑶。

我朝她笑笑，说听到她不少事迹，彭钰瑶却甜甜一笑：“差远着呢。”说着，要坐着平板车回去。

她父亲一愣：“干吗回去？这会儿不正是直播的好时候吗？”

彭钰瑶又一笑：“文伯伯约好和他女儿这会儿通视频，手机摆弄不好了，打电话叫我帮着看看。”

我说：“换到晚上不行吗？不能影响你的工作呀。”

彭钰瑶把手机支架往车上一放，说：“她女儿今天休息，难得有时间视频，不能耽误了这份亲情。”

看着她坚定的样子，我不再说什么，便想跟她一起去。

彭钰瑶让父亲先把车开到一个杂货店门口，进去买了一包盐，又匆匆上了车。母亲一问，她才说：“文伯伯家快没盐了，缺啥都能吃饭，缺盐不行。”

我忍不住感叹：“你对村里老人的关心，细致入微呀！”

彭钰瑶母亲接过了我的话：“就因为瑶瑶这心操得多，村里人见了，好话一串连着一串，我也觉得脸上有光。”

我说：“不再逼着女儿进城当老师了？”

她笑了：“那时候是我心里没数嘛。”

“现在有了数了？”

“当然。”她沉吟了一下，看看彭钰瑶父亲，“我两个也没商量，不约而同地

就帮起女儿了，今天就是来帮她发货的。”

正说着，听见一个老人的声音：“瑶瑶来了？”

彭钰瑶跳下车，提着盐跑了过去。

她父母开着平板车去卸货了。老人拿着手机，正等着彭钰瑶。

彭钰瑶迅速帮老人调好手机，拨通了，先对那边说抱歉，她来晚了。那边连连说谢谢，说看到她正在直播，太不好意思了。

老人颤抖的手拿着手机和女儿视频，彭钰瑶则开始帮他打扫屋子，把饭桌上的碗洗了，还把老人的被子抱出来晒到太阳底下。

我和小云也跟进去，看看能不能帮上手。小云打开一个沉甸甸的泡菜坛子，香辣的茭头泡菜味儿瞬间飘了出来。小云说：“这个泡菜坛子可是彭钰瑶亲手的。”

我一惊：“她还有这手艺？”

小云看着彭钰瑶，向我们讲起原委。前些日子，彭钰瑶为了直播销售高沙镇冷水窑陶器，跟着两位60多岁的非遗传承人学冷水窑制作工艺。大家都以为她做做样子，帮他们卖货就行，没想到她竟然学成了，还正式成为冷水窑土陶的第十三代传人。拜师收徒的仪式小云也去了，两位非遗老人喜极而泣，说这下不但土陶能卖出去，腰包鼓了，还有了瑶瑶这么好的徒弟。

老人打完了视频电话，提来一篮蜜橘让我们吃，连声问：“甜不甜？”

我说：“甜得很。”

小云说：“瑶瑶就是咱的蜜橘。”

老人一愣，随即明白过来，点点头：“说得对，瑶瑶就是咱的蜜橘！”

“随着又补充一句：‘是我们洞口所有老人的蜜橘！’”

遇见

到达八达岭长城脚下时，已是黄昏时分。寒风呼呼从关外吹来，我打着寒颤走进景区的售票厅。工作人员微笑着劝我，只有一个多小时就关门了，况且天又这么冷，要不改天来吧？

我还是执意购了票。走出售票厅，在不远处的台阶下，一个男孩也急匆匆赶来。他拄着一副铝合金的拐杖，背上还背着一个黑色的旅行包。他的右脚，从脚踝以下的地方就没了，多余的裤管用橡皮筋扎了起来。他走起路来右脚摇摇晃晃，却走得飞快，两三步跨过台阶，哒哒哒地进了售票厅。

经过我身边时，我瞥见他脑门厚厚的刘海已结了白色的凝霜，鼻子也冻得红红的。我想，售票员一劝，他大概是不会去了。

过了登城口，我沿着城墙的石梯爬到了长城上。八达岭长城分为北段和南段，其中北段以雄险而著称，所谓的“好汉坡”就在长城的最高处北八楼。

此时，在北八楼的山上，太阳发出黄黄的光芒，给古老的长城镀上了一层金色。落光了叶子的树抖撒着精神，在寒风中使劲儿朝太阳挥手。无数次在教科书的封面上、宣传图册上看到的长城，正壮丽雄浑地呈现在眼前，我看看都有些呆了。

突听得身后有哒哒声，回头一看，是刚刚遇着的男孩子，正拄着拐杖登上长城来。我忍不住和他搭讪。

“登南段吧，时间可能来不及了！”我委婉地说。

“你呢？”

“我想登北段，毕竟好不容易来一趟呢！”

他环视了一周，吁了口气，然后抬起拐杖朝北段指了指，“那我也去！”

长城由石头铺就，表面也被磨得光滑锃亮。我有些担心他，便跟在他后面朝北出发了。走了一段路，他停下身回过头看我，仿佛明白我的想法。

“不用管我，你尽管走。”

我没回答，却不由自主地看向他的右脚。

“三岁那年，车祸。”回答后他又兀地笑了，“你一定赢得了我呢！截肢了体重轻了嘛。”

我只好加快脚步，朝北八楼攀登。到了最险的那段，石梯几乎垂直，我拉着扶手往上爬。抬头看山顶上的太阳，像靛蓝天空中一块紫红色的补丁，在寒风中颤颤巍巍。

望着还有段距离的北八楼，我心里有些胆怯。往日人山人海的长城，现在就只剩我们两个了。万一时间真的不够了呢？再往上走，会不会被关在景区里面呢？我站在石阶上有些踌躇，心里开始打退堂鼓了。

而在我身后，那男孩依然努力爬着。每登一级台阶，只见他先左手拉住扶手，再用双臂夹住拐杖，找准石阶上

暮中登长城

李欣

的缝隙或凹面，用力一撑，右腿单膝跪上阶面，左脚随之踩上去，然后双拐拄到上一层石阶，借力再站直左腿。如此往复，艰难地向上行进。

他慢慢接近了我。我看到他汗水从连衣帽里浸了出来，刘海湿湿的，贴着脑门。

“太晚了，要不还是回去吧？”

“再坚持坚持，都快到顶了。”

“那你手搭着我肩膀吧！我帮你。”

“不用，我还行！”他把拐杖靠在城墙上，边挽了挽衣袖边回答我。他有些腼腆，语气却异常坚定。

之后，我们又继续朝上行进。不一会儿，太阳掉到山背后了。气温骤降，寒风凛冽，像冰刀子似的刺得脸生疼。终于到了北八楼。站在城墙上，环视一周，太阳跌进暮霭中，没有光芒，圆圆的、紫紫的，倏忽消逝，连同西面广袤的原野和逶迤的群山，一起滑进暮色中了。而东南方，城区已是灯火璀璨，橙黄色的灯光汇聚在一起，京城像一片温暖的海。

“不到长城非好汉”。其实，在矗立了几百年的长城面前，“好汉”不过是它眼中顽皮的孩子，就像如现在的我们。只是，生活中顽皮的孩子总是有点倔强，跌跌撞撞、摇摇晃晃，也要一路向前。

许多时候，面对坎坷，我总是畏难，为自己找到可以舒适踩下去的台阶，找到说服自己不再坚持的理由。而在这段长城的攀爬中，我看到了另一种力量——那是自强不息、勇往直前的勇气。

过了北八楼，我们又再登上北七楼，在暮色中一路下行。回到景区出口时，路灯已经亮了。那天广播里放着一首叫《真的汉子》的歌：做个真的汉子，承担起苦痛失意，投人要我愿意，全力干要干的事。

和我在路口告别，他摇摇手后转身扭拐离去，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好长。

大洒锦的欢乐

斯雄

第一次听人聊起“普者黑”时，我一头雾水。眼看快沉默了，对方又说那里有万亩荷塘，有象征吉祥的并蒂莲，还有大洒锦、小洒锦等珍稀野生荷花品种。

在洪湖岸边长大的我，一下提起兴趣。

今年夏天，我乘坐火车抵达普者黑站，专门去看看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这个名叫“普者黑”的村子。

普者黑意思是“鱼虾聚集的地方”。我们先去青龙山码头坐船。放眼望去，山峦起伏，峡谷纵横，湿地连片，除了远近成片的荷叶荷花，就数点缀其间孤峰、峰林、峰丛、石芽最抢眼。

游船行程过半，方才进入一大片荷塘，在中间一条狭长的水道蜿蜒穿行。

“大洒锦！”同行的人大叫一声。

只见船舷左边开白莲花的荷叶丛中，一朵盛开的莲花，右边的花瓣纯白，左边的花瓣粉红，红白相映，泾渭分明，普者黑独有的大洒锦荷花果然与众不同。

同行的人说，文旅公司夏天会专门派人撑船到荷塘寻找大洒锦，每年只能找到四五朵，今天能看到，算是有缘了。

下船上岸，抵达普者黑行政村下辖的仙人洞村民小组。有位被称作“范主任”的人过来迎接。范

主任敦实茁壮，皮肤黝黑，两眼炯炯有神，着一身民族服饰。他说，2021年他已卸任村委会主任，但村民仍习惯叫他范主任，大家喊他“老范”就行。

仙人洞村面积不大，只有两条街道。我们在沿湖边的一条溜达。路面宽不过两米，由石头铺就，且高低不平，沿湖用石块垒起断续的围栏，感觉像是走在茶马古道上。左手边是一溜儿的民宿，右手边的湖里长满荷叶和莲蓬，有小朋友在用网兜捞鱼，还有大人在用鱼竿垂钓。有一家客栈门口打着广告牌“荷花雪糕”，喇叭里叫卖着：“荷花雪糕，好吃得很啦！”

老范说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仙人洞村就走上了发展乡村旅游之路。但后来粗放增长，村民一味加盖民宿，自建房样式混乱，“土不土洋不洋”。后来，老范带着仙人洞村人集体讨论，立下规矩：房屋建矮不建高，临湖不建餐馆，突出文化。

一番整改，村庄有了精气神。这几年，村子与时俱进，开发了云南首个村小组“仙人洞”微信小程序，建了智慧停车场，推广直播带货、互联网订房等，咖啡屋和书店先后进驻。现在，这里有常住村民900多人，旅游从业者就有800多人。家家开门迎客，户户吃上了“旅游饭”，是普者黑周边最富裕的村子。

晚饭后，村广场一派热闹，正在表演原生态民族歌舞。《古老的仙人》《火塘情》等歌舞，由村民编排，演员全部来自村里的老、中、青文艺队。白天忙碌的客栈经营者、农家乐厨师、划船能手、服务员等，晚上摇身一变，成了演员。

“节目是否考虑过借用一下云南电影《阿诗玛》的名气？”我随口说道。

“还真想过。”老范眼睛放光，颇为得意地说，他自己编了个《阿诗玛》的后续故事：阿诗玛在石林被洪水冲走后，阿黑哥沿南盘江一路追寻，最终在普者黑发现了湖中抱着大树的阿诗玛……一家人从此团圆，过上了一直向往的幸福生活。

大家听了哈哈大笑，连说这个有意思，值得延续下去。



▲中国画《百草园》，作者陈大羽，中国美术馆藏。

蒸菜的滋味

程杨松

都说“人在异乡，胃在故乡”，老家江西德兴的粉蒸菜，总是让我牵肠挂肚。

德兴在山区，乡亲们就地取材，无论荤素皆可蒸用，并得美味、营养、饱腹之功效。儿时家境寒微，母亲每天操持一大家子的饮食浆洗，“蒸”菜是最省事的做法。

一年四季，都是饱啖蒸素的好时令。早春时节，清风丝绢般微漾在故乡的田野上，黄花菜汲雨沐阳，齐刷刷舒展着身肢。母亲采摘回黄花菜，用清水反复漂洗，揉搓，直至渗出清新的汁液，快刀剁碎，再配上些腊肉末和碎红椒，用早米粉拌匀后均铺在饭甑里的捞板上。随后，用柴火灶蒸上，须臾炊烟袅袅、热气腾腾，只需一刻钟便可熟食。

揭开饭甑盖子，野菜香、米饭香、柴火香……诸多香气交下，直窜鼻腔，让我们非得大快朵颐方肯放下碗筷。

除了菜园植蔬、田野的黄花菜，还有山中的竹笋、山蕨，水边的水蕨等，都是母亲为我们“蒸服”的对象。蒸菜做法类似，却各得其原味。在那些拮据的日子里，母亲一双巧手将山河田野搬上餐桌，早早为我们的味蕾打下朴实的烙印。

秋冬是收获季，全家人一通忙毕，日子也会过得丰盈宽松些。年节里，饮食备受重视。母亲偶尔也会为我们蒸些荤菜改改

伙食、打打牙祭。印象最深刻的，是笋蒸蛋。

笋蒸蛋是德兴蒸菜的一个标识。新鲜的冬笋从山中挖来，洗净切碎，同样佐以碎红椒和碎腊肉，早米粉拌匀铺在饭甑里的捞板上。然后在其上均匀挖若干孔洞，每孔洞打一个囫圇的土鸡蛋，再用笋末盖上。一通干柴烈火蒸熟后，浇上熬透的热油和葱花，一整个蒸蛋用饭铲子连包裹着的笋末铲下来，就是一小碗。那种新鲜香辣滚烫，直接征服我的肠胃。

每到这时，父亲总是请来朋友，一道围坐八仙桌上，共享乡间的美食，嘴里念叨着“蒸菜下酒，越喝越有”。有时哼曲拉弦，将冬闲生活品咂出滋味。

一晃离开家乡已经20多年。如今弟弟还守在村中老宅，弟媳无擅烹饪。两人虽手种的植蔬不多，也不再烧柴采用饭甑蒸捞饭，但知我独好这一口，年节返乡，总会不厌其烦忙操持一顿。醇正的味道，除了大饱口福之外，还让我重温那逝去的老时光。

我想，在衣食不缺、用度有余的今天，人们之所以会不厌其烦、不辞其累去学蒸菜、做蒸菜，除了对家乡饮食之道和传统农耕文化的继承发扬，还有着对未来生活“蒸蒸日上”的美好期许。

大地

段蓉萍

10月最好的日子，我们走进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伊吾县胡杨林。伊吾县胡杨林生长在戈壁深处。我们走了七八公里路，两边还是大大小小的沙砾滩。没耐心的，还没看到梦幻般的胡杨，就开始打退堂鼓了。

地平线终于出现了一抹色彩。再近一点，看得更清晰了，是一抹黄色，深深浅浅的黄。

很难想象，在沙砾遍布的地方，仿佛有魔术师轻轻抖动手中的魔术棒，那么一点，瞬间变出大片的胡杨林。据说，6000万年前胡杨就屹立 在伊吾大地上了，享有“第三纪活化石”的美誉。胡杨林分为九千年区、六千年区、三千年区和一千年区，我恍如闯入时光隧道，一睹胡杨的成长变迁。

先进入的是九千年胡杨林区。这里的胡杨较塔里木河流域的更为粗壮硕大。它们根基肥厚，主干几个人都环抱不住，脱落的树枝树皮也姿态各异。

不仅树干呈现出沧桑之美，胡杨变黄的叶子更令我痴迷。在同一棵胡杨树上，常长着三种不同形状的叶子，即“同树异叶”。嫩枝上的树叶，如柳叶状；在略微粗壮的树枝上，叶片是椭圆形；成年的树枝上，叶子酷似银杏叶。

我痴迷这样的颜色。恍惚间，每一棵胡杨都像是从千万年前走来的信使，金黄的胡杨叶是信笺，上面写满时光的文字。我手捧黄灿灿的叶片，正想牢牢地攥在手心，一缕风吹来，黄叶飘向了湛蓝的天空……

此地一树一景，一步一景。不同造型的胡杨，被想象力丰富的人们赋予不同的名字。空心胡杨，像木舟，我也